

狗侍卫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0406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04066>.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 , 封神第一部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Dubious Consent , Under-negotiated Kink , Dom/sub Undertones , Face Slapping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8-08 Words: 13,955 Chapters: 1/1

狗侍卫

by Anonymous

Summary

爱撒娇的朋友、听话的狗，不可知的人、孩子和母亲。

发郊前后有意义，现代AU，青梅竹马金融男x精神危机富二代，雷点提示：直男爱，精神类疾病，毒品使用，路人女角色堕胎，不明确性同意。作者品味很雷，道德败坏，所以如有不适请立即退出，谢谢！

殷郊回国姬发去机场接他，按道理太子回国想巴结他的人得赶着趟儿上去，他偏偏一声不吭买了班深夜到的航班，临登机前给姬发发了消息。

再往前倒十年，两个人管这个叫好兄弟行为，都是在男孩子堆里长大，不爱像电视剧里那种女孩间才有的闺蜜勾心斗角，今天你跟我最最好所以连发夹都要别一样的。但总有亲疏厚薄，换做他们之间就是互相给对方收拾烂摊子，殷郊被父亲停了信用卡，大晚上给姬发发短信叫他来接，那年姬发未满十八，不知道怎么想的，从茶几上拿了钥匙一个人进了车库。那是他第一次违法乱纪，现在想来也不算是什么事，但对姬发此人，他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正当理由推他一把，不然他没办法放下自己的正义架子，殷郊当然不知道自己无形之中正中了他的下怀，他只想在这玩他是个叛逆出逃的不孝子，姬发陪他共同策划这场谋反，而同一辆车里，姬发想的是，如今他已经克服了一道自设的戒条，有一就有二，再往后他可以做到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黑色轿车奔驰在浓墨的夜里，车灯照亮前路时刻，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同样的念头，身边这个人自己的共犯。共犯这个词比任何关系都更亲密。

如今两个人都在红尘里滚一圈，各自多了很多裤裆里的破事，女人，女人是男人的老师，

她们教男人如何恋爱、或者说如何演得像在恋爱吧，一个人总做些令人讨厌的事但却能不让别人讨厌，这种行为叫撒娇，姬发开车在去机场的路上，实际上已经微妙地领悟到这件事的本质，而这是习惯成自然的事。选这样一个到达的时候，可不要这么折磨我吧，他想。而殷郊就喜欢这样轻微地、无伤大雅地折磨他，他是无意的，就好像人人都愿意为他鞍前马后，他还把这种折磨当作奖励、当作最亲密的表达。

但也算是凑巧，凌晨是姬发的下班时间，机场高速空得像停尸房，电脑放在后座，开车的时候他还在心里盘算明天的报告，任何见面他都习惯提早到，在接机口他等了一会儿，机场的空调打得很冷，他感觉自己像一块正在被冷却的什么，比如饭桌上逐渐冷掉的饭。

殷郊提着行李从玻璃门后面走出来，一身运动装的打扮，壮了点，但或许也没有，头发长了是真的，他还是没有学会自己剪头发，天生自然卷的头发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混血儿，或许这些年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对他的基因进行了后天的改造，再或许他整个人的身体的零件都从内到外翻新了一遍就像那艘在海面上航行的船，那他还是殷郊吗。姬发产生一点退缩的情绪，他知道他在恐惧，恐惧是种弱者的情感，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他站在那儿没有动，是殷郊认出他了，脸上的表情一下亮起来，朝他走过来，在两个人还有一两米的地方他停住了，有点羞涩地对他笑，或许他也有些因生疏而感到的抱歉，姬发回神，敞开双手向他走过去，拥抱。

殷郊说，啊好久不见，你都瘦了。

姬发说，没有吧，应该是胖了，都没什么时间去健身房。

殷郊嘻嘻笑了下。姬发问到他身上很浓的香水味，那是他不熟悉的味道，但想象他在长途飞行过后平滑落地的时刻手忙脚乱地往自己身上喷过量的香水，姬发的心忽然之间落地了。

往停车场的路上两人寒暄了一阵，讲了些天气情况之类的废话，殷郊把运动服外套脱了系在腰上，说没想到这里晚上也挺热的，姬发说习惯了还好，这儿室内空调不会打那么凉。

把行李箱放进姬发那辆银光锃亮的suv后面，殷郊打量了一下他的车，不禁讲起来了他在北美二手车市场当倒爷的故事，说他捡漏买的mc200还没跑多少里程，趁市场回升转手卖掉也算小赚一笔。姬发听到一半打断他，问，为什么要卖车，你不打算回去了吗？

殷郊愣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先回国呆一阵吧，看情况。

姬发看他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也知趣不再追问。

当初在大洋彼岸念完本科，姬发直接回了国，早两个学期同学们已经在暗中为自己寻出路，虽然表面上还是整日喝洋酒开派对，但这群人嘛，争强好胜的基因是从父辈身上传下来的，没有人真的甘心一辈子在阴影里活着。在图书馆里写论文的时候殷郊也把那几所学校的主页拉出来翻来覆去地看，问姬发他觉得哪个项目比较好。姬发也真是设身处地地给他出主意，帮他找教授的简历、问项目就读体验，等到临申请季，殷郊问他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姬发一愣，说，我打算回国的。

那阵子他们小小地闹了别扭，殷郊不再在深夜给他发游戏邀请，出去吃饭也不怎么找他，姬发察觉到了，但又觉得很荒谬，又不是初中生交的小女友，而他确实也像那种没谈过什么恋爱的直男一样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倒是崇应彪从中得益，幸灾乐祸地散播谣言，以一个二十出头满脑子黄色废料的直男的造谣水平，唯一能想出来的理由是他们肯定是睡了同一个妞了，平常关系那么好这回做了真兄弟了？有一门的小组作业还是他们一块儿做，崇应彪就这么在讨论桌上这么说出来了，姬发对此人种种犯贱行径已经有所免疫，面不改色（其实还是微微一改）地说，崇应彪你再瞎说试试。还没说完听见椅子腿在地面上尖锐划过的声音，殷郊大惊失色并义正严辞站起来指着崇应彪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殷郊十六岁做高中的学生会部长，每年校庆穿着西装在讲台上念发言稿，就是这样义正严辞的表情，那时候全礼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女学生在偷偷拿手机拍他，还有三分之一会保存他在学校公众号上的照片，殷郊的女朋友们分别在后台有三个节目要准备，他可以这样义正严辞，并且天真地认为他获得的爱和目光都理所应当。

姬发也坐在舞台下面，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也想站到那上面去，也许他在想殷郊穿这套西服真他妈帅，也许他是因为殷郊在那儿所以才也想站上去的，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不

管怎样姬发的十六岁和殷郊的十六岁就这样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像两株生长得过近的植物。不管怎样殷郊从那个台子上下来之后他们会一起去打篮球、用一个杯子喝水。

这场别扭也很快结束，在某天姬发赶due的夜里，接到姜文焕给他打电话，姜文焕平日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深沉形象，他在电话里的语气混合欲言又止，最后呈现出一种无语的状态，说，殷郊喝醉了，你来看一下吧。

殷郊的酒量很差，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男性气质的衡量标准上有扣分，但他喝醉了第二天一般不会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所以在厚颜无耻的度量上略微加分。

姬发赶到姜文焕的家，看到殷郊已经在沙发上躺平，眼泪像意大利面一样在脸上纵横交错。

姬发首先问姜文焕，要不就让他在你这儿睡吧，这张沙发也挺合适的。

姜文焕戴着他的半永久无语面具，棒读，他说你有他宿舍钥匙，他说他想回去睡。

殷郊从沙发上坐起来，茫然的眼神直视空气，说，姬发，你过来。

姬发走过去，弯下腰，但这样的距离还是太高，于是他蹲下来，目光带着微微的仰视，他其实是很想笑的，殷郊现在的样子很像一个小孩，而他现在的样子像小孩养的大型犬，其实他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很亮，像狗的眼睛。

殷郊问他，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为什么？其实姬发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问题问得这么理所当然，就好像他从小就是他的玩伴，两个人上一样的初中、高中、大学，因为一直在一起，所以接下来的人生也会一直在一起，不存在分岔路，他们像人和人的影子一样生活。其实殷郊本来可以不选这所公立的大学，但因为要在一起。那是种勉强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做决定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姬发说，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我想回去多陪陪他。他想了想，这应该是殷郊能够理解的回答，其实他还有很多话想说，他有自己没办法告诉任何人的顾虑，他的自尊，他的欲望，他害怕殷郊被他不能言说的部分吓跑了。

殷郊眼睛眨了眨，反而看起来更要哭，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姬发突然明白殷郊并非在责怪他，他反而在责怪自己，任何有所不了解的部分都是他作为朋友的失职，这难道也是撒娇的一部分，姬发被他的善良惊骇了一下。

当然善良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得锦衣玉食地伺候出来，带着一点儿天真一点冷漠，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他人好，不给自己做一点儿打算。

姬发说，没什么机会说，而且，家里的事情跟别人说不太礼貌……

殷郊打断他，可是我们是朋友啊，我们不应该有秘密！

姬发点点头，说，你说得对。

殷郊发完一通酒疯又撒手睡去，姬发站起来，转头看向姜文焕，姜文焕早在这段对话一开始已经戴上降噪耳机给自己开了一局王者荣耀，称心如意地当一个聋子，姬发走过去，按在他的肩膀上，说，要不就让他在这里睡一晚上吧。

姜文焕抬起头来看他，降噪模式没关也知道他在说什么，无缝回答，不可以我明天有人来。

好吧，姬发把殷郊架在肩膀上，其实他比他还要高一点，因此他靠在姬发的颈侧，鼻息喷在皮肤上，很暧昧。他出门赶得急，也没带殷郊宿舍的钥匙，照这样下去他得考虑把殷郊的钥匙和自己的车钥匙挂一块儿。

所以他就只能把殷郊带自己家里，那段回家的路上也是那样，他开车，殷郊坐在他的副驾。

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不强制要求到校，殷郊和姬发一起回了国，那阵子他忙着找工作，殷郊也神出鬼没，估计在被他父亲呼来喝去分身乏术，虽说他们这群人谁没有一些家庭问题，殷郊的可能算较为严重的一类，但那点原生家庭trauma放到酒桌上谈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特权的象征，这一点在姬发后来才意识到，并不断让他感到微妙的挫败感。

但他们还是一起玩了几次，主题很怀旧，酒吧街上的店默默换了一批，年轻人已经不再迷恋百大dj的edm，爱在合成电子乐里跳触电一样的舞，当然卖违禁品的可疑人物也销声匿迹，不知道现在忧郁的富二代们还在玩什么假装堕落，可能都去心理医生那儿开合法的药了吧。

有一天他们路过了高中校园，殷郊提议进去看看，那天是放假，学校里没有人，从前他们翻墙进出的那面栏杆装了钢钉，但他们翻起来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姬发的裤子给勾了一道，殷郊说现在你这件事是独家设计款。

他们当年的篮球部活动室还在，甚至之前藏在窗户后面的钥匙都没有动过位置，开了门进去，一些陈设换了位置，贴了新的海报，架子上的照片又多了几幅，柜子里的奖杯没有添多少，放在最上面的还是他们高二那年赢来的联赛金牌，像他们这样骄傲的孩子，多少年都不会再出一届。

殷郊靠在姬发身上，发呆，夕阳从窗户进入，印在另一面墙上像皇帝的金袍子，几年前他们也像这样靠着，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恨不得按加速键，下一秒就已经功成名就，鲜衣怒马地登上父辈的台。现在他只想按暂停键。

假期结束，那时候不知道其实他们人生的假期也结束了，姬发送殷郊上飞机，殷郊说等读完硕我也回来，希望那时候你赚得盆满钵满了，到时候带带我啊。姬发笑说哪有这么快。至于后来殷郊与父亲决裂，一气之下去了读phd，姬发哥哥去世，被迫担起长子的职责，这一别四年，他们没再见过。

姬发发现在市区有一间公寓，独居户型，考虑到自己平时出差也勤，只是找个落脚点，于是一切从简，上车前他问殷郊打算住哪儿，是回家还是……

殷郊说忘订酒店了，要不先去你那儿住两天。

姬发转方向盘的手一顿，然后说，好。他又补充了一句，反正我家也没人。

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加这么一句，显得十分刻意，说出口姬发就觉得自己很蠢，于是沉默了一会，自觉地拧开了车载音乐的按钮，西语女歌手RnB流淌出来。

殷郊说你现在听这个啊？

姬发说，啊，上一个坐这车的人放的，就放这了，开车的时候听，也挺顺耳的。

殷郊说连我的手机放。

他低着头鼓捣了一通，连上了，周杰伦叶惠美那张专，经典中透露出经典的直男味，就好像爱马仕大地一样一下让人辨认出这是一个努力有品位但品味非常有限的经典款。

殷郊跟着音乐哼了一会儿，姬发瞥了他两眼，很容易想象出他在棕榈树大道上开车的样子，他觉得殷郊这个人还是很可以预料的。

殷郊大概是觉得气氛太沉默，问他，你在做什么呢最近。

姬发给他大致讲了下自己的工作，总之是金融什么的，殷郊念经济学，听起来同为商科但他不认为他真的了解也真的想听他讲那些无聊的deal，于是草草讲了些大白话，说，算了我们别讲这个了。他说，你这次回来没告诉你爸吗？

殷郊说，我们很久没联系了。

对于这个爹他最后的印象是书房里他跪在地上，男人站在他面前扇了他一巴掌，那种十足受辱的姿势，杀伤力已经大过知耻而后勇的程度，有些彻底击垮他的自尊心了，有一瞬间他想自己就这样做一个大众印象里混吃等死的二世祖也没什么不好，反正他爹到死都不会愿意从那张座位上滚下来，认可他、然后给他加冕。父慈子孝？他还在做什么梦呢！

从书房里走出来，他还昂首挺胸，尽力维持一点没人在意的脸面，在客厅里恰好撞见他的新阿姨，叫阿姨这个词实在是太要脸了，他爸新娶的妻子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年龄大，她问他，要冷敷一下吗？

殷郊在此刻彻底崩溃。

在美国每个月的钱还是按时打进卡里，他知道那是羞辱，那串数字后面的每一个零都是一记父亲的耳光，告诉他这辈子他就只能靠他的施舍活。殷郊拿那些钱去买药、买酒，还会留一大笔定期去看心理医生，这才是满足他父亲的期待对么。每作贱自己一次他就产生一点削骨还父的快感，在幻得很彻底的梦里，他变成了很小的孩子、很轻的灵魂，他看见父亲令母亲受孕的夜晚，七彩的光指引他去那里，他向父亲潮红的脸上撒尿吐痰，转身想就此自戕，但母亲，他凑近一点儿，他想看看母亲鲜活的脸，乌黑的长发和柔软的皮肤，太久太久没有见过她了，他好想念她。

为什么人不能选择自己的亲人，他想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想做母亲的孩子，如果可以选，他还想让姬发做他的哥哥，有的时候他也会梦到姬发，在白雪地里，那像前世的事情。

殷郊问，我爸他身体还好吗？

姬发说，没见过几次，看起来还挺硬朗的，工作上的事情他也帮了我一些，其实如果你回去……

殷郊说，好遗憾，本来想回来直接继承家业的。

姬发笑了笑，说，继承家业，也那么好吧，会很辛苦的。

殷郊用哼歌代替他不想回答的沉默，其实他唱歌真挺烂的，也不知道他清不清楚自己的水平，姬发听得头很痛，伸手把原唱的声音开得更响了点。

哥哥去世在他做analyst的第二年，车祸，很突然的离世，那时候他还住在家里，前一天晚上看deck看到很晚，早上的闹钟没叫醒他，还是哥哥来敲的门，那感觉让他像回到小时候，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小时候，温馨的四口之家，哥哥比他大半轮，像半个妈妈。哥哥说门口看到了你的鞋，想你怎么还没走，过来一看，果然睡过头了。他手忙脚乱地从床上跳起来，换衣服、刷牙，哥哥在门口抱着手臂看他笑，就那个笑，他现在闭上眼睛还能想起来。

哥哥说那我先走了啊，我也要迟到了。

他嘴里叼着牙刷往包里放电脑，没有办法好好说话，支支吾吾地嗯了两声。然后哥哥转身走了，这就是最后一面了。

人总是会回想与死者的最后一面，复盘、复盘，然后怪罪自己的某个决定，如果他在哥哥转身要走的时候叫住他，叫他等一下自己顺便送他一下，是不是他就不会从那条路走，或者如果他那天按时起床，哥哥就不会有那么折返的一趟，他会更早地上路，错过那场意外。当然这个世界是没有如果的，父亲也告诉他不要怪罪自己，人活着各自有命数。

葬礼从简办的，哥哥生前也不是爱热闹的人，他人很好，讣告发出去，自愿来的人还是站满了那间小小的偏厅。不断有人走到他面前跟他说话，他人还是恍惚的，真正走到这一步不会有实感，只是觉得，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车祸后的人体不会太好看，尽管尽力修复了，最后在告别会上还是用木板遮挡起来，远远地只能看见一小块蜡黄的皮肤，所幸遗照上哥哥笑得还是那么好看，很慈悲的柔情。

人走空之后，父亲终于对他说了这一天的第一句话，姬发，他叫他的名字，然后是长长的停顿，你要带你哥哥的那份一起活下去。

之前他是家里的次子，在这种人家做小儿子按理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他是唯一可以成为自己的人，上辈子要修了很多好事，就算不是富可敌国，家里也可以养他到死，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做，只要开开心心地就好了。现在他不再是自己的了，以前哪怕他没有野心，现在也要去成为有野心的人，成为野心叫他去成为的人。对他来说，或许也是件好事，头顶上的天花板为他打开了，但在真正抵达那儿之前，他更先感受到抵达那儿之后的寂寞。

父亲那样跟他说话，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其实是个老人了，哥哥会死，父亲也会死，很快他就会只剩自己一个人，原来亲人离世是这种感觉，一旦见识过一次，死亡的感觉就会留在你的身体里，像某种血液病，感染过后，在漫长的潜伏期里，你永远处在等待的状态里，不知道哪一天它也会带走你，在那之前，意识到，人就像被关在自己身体的空房间里，等待，那里很冷，只有你一个人。

现在他也是经历过死的人，他突然想到殷郊，如果殷郊在身边的话，殷郊比他更早认识死，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很小，会有什么记忆吗，但他会反反复复意识到这件事，在看见母亲照片的时候，在看见别的孩子牵着妈妈手的时候，在听见那群青少年抱怨自己的妈妈多令人窒息的时候。他很早就被关进那间很冷的房间里了，姬发想，现在他在自己身边的话，他能牵住他的手，这样两个人，就不会觉得太冷。

姬发先进了家门，一把灯打开，今天离开之前特地叫阿姨来收拾了一下，他本身也没多少东西，说过了，临时歇脚的地方，比起家更像个酒店套房。

殷郊把箱子放边上，打量了一圈，说，你这儿还挺不错的，能不能常住啊？

姬发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得付房租。

殷郊说，我给你做家务行吗，就当娶个免费老婆了。

姬发夸张地一阵发抖，说，可放不下您这尊佛。

他正要转身去给殷郊拿东西，一回头，被抱了个满怀。殷郊的手臂收得很紧，身上的香水

味把他熏得晕头转向，但他没挣开，就那样抱着，殷郊的长头发蹭在他脸颊边，很痒，过了一会儿，殷郊闷闷的声音传过来，从胸腔里震动出来的委屈，我好想你啊姬发，我终于回来了。

姬发说，嗯，我也很想你。

这是他预想过很多遍的话，他也试图想过其他的版本，听起来更轻巧的、更好听的、更动人的，但最后真的要说的那一刻还是就这样下意识地本能地说出了这句话，那完全是不加矫饰的心里话，虽然听起来有点肉麻。

殷郊听到这句话心满意足地松开他（这个人还是很好哄），说，我先去洗个澡，这个飞机真是坐得累死我了。

姬发家里是常备一次性牙刷和毛巾的，他在浴室门口敲门，殷郊说你进来吧，诶你家这个水龙头是怎么调水温的？

他已经脱掉了衣服，头发散下来站在那里，脱了又怎么了样，又不是没见过，姬发扫了他一眼，就像看商场里的ck广告似的，很平淡地移开视线，他伸手去调了温度，就走了。

殷郊从浴室里出来，在客厅里没见到姬发，他茫然地转了两圈，小心翼翼推开半合的卧室门，姬发抬眼看他，桌面上的灯有些昏暗，面前电脑莹蓝的光，照着他脸颊的弧度，很锋利的骨头，时间把他的脸当作品在雕刻，给他一点衰老也给他一点性感。

姬发把眼镜摘掉，说，不好意思，刚突然想起来一点事情要做。

殷郊说，哦没事没事，你忙你的，我就想问我睡哪里。

姬发站起来，把电脑合上，说，你可以睡这里，我去睡客房就行。

殷郊说，这么麻烦啊。

姬发说，呵呵，客气什么。

殷郊确实没客气，人已经坐在床上了，身上披着姬发给他的浴袍，系得很不检点，胸口直接开了一个深v，简直像在性骚扰。

姬发说，床头有灯可以自己关，我还有些东西要写，先回房间了。

他把眼镜挂在口袋上，抱起电脑，把桌上的灯关掉，向门口走。

殷郊叫住他，诶等一下。

姬发回头，说，怎么了。

殷郊展开手臂，一个等待的姿势，说，抱一下。

姬发有点莫名其妙，说，你这是做什么。但还是走过去。

殷郊说，今天见面到现在抱了两下，都是我主动，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想我。

姬发弯下腰，抱他，轻轻地说，哪有，只是觉得太肉麻了。

现在殷郊是他喜欢的沐浴露的味道了，清新的柑橘调，在夜里显得很柔和。

姬发松开他，说，好了，我要去工作了。

殷郊说，这么晚了，早点睡吧。

姬发苦笑，捏了捏鼻梁，说，这个点还不是我的下班时间呢。

殷郊说，这么忙还来接我一趟，真不好意思啊。

姬发说，呵呵，客气什么。

殷郊说，还有一件事，要不我们一块儿睡吧。

姬发发现这人是真不客气。心里有些刻薄地想回他，在国外玩女人玩腻了玩到我身上来了是吧，但他不会真的那么说出口。他说，额，我会忙挺晚的。

殷郊说，那不正好，我也睡不着，时差，我们可以聊聊天什么的。

姬发想我可不是陪你来聊天的啊少爷，他叹了口气，说，行吧，那我在这儿桌子上办会儿工。

殷郊凑过去看他的电脑屏幕，虽然书念得多，但真的接触到业务他其实不是很明白，于是又退回床上，抱着后脑看天花板发呆。

其实我在国外经常想你，你们，一开始崇应彪他们还在，周末还可以坐个小火车去找他们，后来他们也回去了，我想回，也回不了，你也知道我爸，回来了也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我在国外他还能放心点，其实他原来不这样……

眼看话题逐渐向心理咨询的方向偏移，姬发打断他，说，那也不见你怎么联系我啊。

殷郊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其实挺伤心的，你就把我丢在那里了。

姬发打字的手停顿了一下，他深呼吸，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长期积压的情绪隐隐有些冒头，但他克制住了，没有必要失态。也不算丢在那里吧，我确实觉得，再读下去其实不如

直接回来。他是想快点长大的人，他和殷郊不一样。

殷郊说，读到后来其实压力挺大的，选题一直被教授毙掉，那阵子总是不小心打碎东西，我去看心理医生，每次都是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我就想要是你在就好了。

姬发说，那我也不能帮你写论文呀。

殷郊说，也不用，我就是总是想到我们读高中那会儿，我们俩各写一科的作业，然后互相抄，错的都是一样的，老师也不能直接抓我们，只能阴阳怪气地说我们两个关系太好了，那语气就跟崇应彪似的。现在想起来也不是不想写那几道题，就是喜欢这种和人一起做坏事的感觉，特别是跟你，因为你从小就像个正经人，五讲四美的，想象不出你变坏……

姬发关上电脑三五步走过去，在床边俯下身直接把他手腕按在床上制住，愤怒直冲脑门他得努力深呼吸才能克制胸口的起伏，殷郊还没发现他是真的在生气，以为他在跟自己玩呢，不是提起高中，就像高中男孩那样玩闹，于是他借巧劲，腿一夹姬发的腰，顺势一转就翻身上位，也学着他的样子把姬发按下来，挑挑眉，说，看起来你是很久没去健身房了哦。

这个样子真是太贱了！

姬发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从侧腰推过去，这次他没留一点力气，殷郊吃痛，头又不小心撞在床头，被按下的时候还皱着眉吸气，脖子上的皮肤都红了一片。

但姬发没想松开他，甚至面无表情，他看到他越是这样楚楚可怜、天真无辜地扮受害者，他就恨得牙痒痒，恨得他想狠狠地折磨他，把这么多年，四年八年十年，所有他不自知的亲昵的侮辱、理所应当的索取和捉弄、还有怜悯、对还有一点儿高高在上的怜悯，全都，连本带息地报复回去。

他太讨厌这个人了，讨厌他怎么能这么恬不知耻地使用他，甚至让他也讨厌自己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地被他使用，还心甘情愿还乐此不疲还求之不得，他就这么下贱吗！

殷郊还浑然不知，他睁着那双漂亮的混血一样的羊眼睛，有些困惑和迟疑，问出了一个极其善良的问题，他说，姬发，你，怎么了？

操！恨死他了！

姬发听见自己理智崩断的声音，在那个时刻他唯一能想到这么这个人最冷酷最卑鄙的手段就是，他俯下身，恶毒地吻上他的嘴唇。

在东窗事发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没有提，它对整篇事件、或者说笑话、或者说丑闻的全貌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很严肃，也很残忍。

姬发在机场接过另一个人，接机的时候周围有一些举着名牌的人，他中途翘班来的，人还很恍惚，两手空空衬衫西裤地站在那儿，更像个要赶飞机的人，他犹豫了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举块什么，写谁的名字？难道是殷郊？他想殷郊应该给那个女生看过他的照片，他们有很多合照，姬发一直是站在他右边的位置。

神游着，乘客陆续到达，从接机口走出来。那女孩很好认，黑色长头发、大眼睛，简单的瑜伽服打扮，她直接朝着姬发的方向走过来，就朝他点点头，没什么多余的言语。姬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把她的箱子接过来，说，车在外面，跟我走吧。

女孩问他，在哪儿？就那样在前面自顾自走着，她没有颐指气使的神态，只是习惯成自然的行为，姬发跟在她后面半步的地方拖行李，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仆人。

在车上姬发问她，这些天就住在他家里还是怎么样（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居），或许他可以照顾她。

女孩告诉他一个酒店的地址，说送她到那里就行，她请了阿姨照顾。

姬发不再说话了。

到地方之后女孩等着他把箱子拿下来，进门前朝他笑了笑，说，谢谢啊。

姬发一时有特别多想说的东西，比如她是不是应该替殷郊说什么，突然跪下来在地上哭也行，就像那天殷郊半夜给他打电话那样子，没有开视频他都能想象他的样子，歇斯底里地嚎叫、痛哭、砸烂一切听起来清脆的东西，展现绝望、和可笑的无助。姬发反而觉得自己很冷静，像看戏似的，以为自己还在做梦。

殷郊应该说了，求求你救救我，姬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姬发，只有你，之类的话。

啊，姬发想，这时候其实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会显得不真诚，虽然他了解殷郊胜过他自己，殷郊对他没有谎言，这不是基于纯洁，而是基于无知。

姬发说，殷郊，你先听我说，你身边有人吗，你在流血吗，要不要叫救护车。他非常冷

静，冷静地听到世界的声音远了，耳鸣。

这通电话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听着殷郊在对面剧烈地呼吸、惊恐发作、慌乱中找药吃还打翻了水壶、跟他忏悔、说或许自己死了最好之类的胡话，姬发在这段时间里翻遍了整个人际关系找能立刻抵达到他身边的人，直到药效开始作用，他听到殷郊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声音慢慢低了下去，沉入平静无梦的睡眠，他终于可以把电话挂掉。

姬发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突然捂着脸笑起来，他真是对殷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他没法对殷郊产生任何一点坏念头、一点反抗的念头，哪怕这个人蠢透了烂透了，只要他一叫他的名字，就像一句咒语一样，他就觉得自己被爱了，因为他太了解殷郊了，殷郊是真的爱他，真的一点也离不开他，他要对这个病人负责到底。他只能觉得自己很可怜，天慢慢地亮起来。

第二天他顶着青黑的眼圈开组会，走神得一塌糊涂，下午他提请假，老板看他一眼也没骂他，只是叫他自己注意，毕竟这是一个亲哥死了都只能请一天假还要在灵堂里回消息的工作。姬发沉默地承受来自上级的失望，实际上他也对自己很失望，但他没有办法。

他陪那女孩去做手术，在附近找了个三甲，没去那些叫得上名字的顶尖医院，从上车起她就把墨镜戴上，发生这种事脸面绝对比天大，被熟识的医生看见那他们还要不要活了。男人进不了科室，他就外面等，医院里人来人往，女人们，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拿着报告走来走去，有人喜笑颜开有人愁眉苦脸，当然也有像他这样茫然的男人，他开始想象自己在此刻是殷郊，他会怎样，会害怕吗会紧张吗还是事不关己地打开手机刷短视频，他怀疑殷郊一踏进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崩溃撞墙。

签完字到做完手术被推出来，其实没有多久，护士告诉他可以进去看望病人了的时候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从椅子上站起来，慌乱地从包里掏了一顶帽子出来，这是他昨晚失眠在网上查到的，千万不能受风寒，这顶帽子还是高中时候和殷郊一起买的，上面印着supreme的logo，很傻逼。

女孩刚从麻醉里醒过来，脸色很不好看，先朝他虚弱地笑笑，说了声谢谢。姬发站在她床边，只能安静地站着，过了一会儿，女孩开始哭，起初只是眼泪落下来，后来把整张脸都埋在手心，无声地嚎啕，姬发手足无措，他也很痛苦，恨不得在这里跟她一起哭，他翻出纸巾递过去，听到那女孩说，恨死你了，你怎么不去死。

晚上姬发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做鸡汤，他在网上搜最滋补的配方，凌晨等外卖送达。厨房里亮着灯，全小区万籁俱寂，他像断电的机器人一样在白炽灯底下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殷郊打视频，铃声响了一会儿，接通了，他把手机拿进，看到殷郊的脸。殷郊直愣愣地看着他，大洋彼岸正午的阳光好灿烂，他靠在沙发上，凑得很近，慢悠悠地说话，姬发啊，怎么了。姬发看着他，没说话。殷郊轻飘飘地笑起来，说，你那里怎么这么亮啊，你在冰箱里吗？

姬发把电话挂了。他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手机摔出去。

操！操他妈的！你怎么不去死！

他手都在抖，在厨房里来回走，他突然明白起杀心是什么感觉了，如果不是明天还要上班他真想立刻买一张机票飞到美国把殷郊杀了，哈，躁郁症是吗，他现在觉得自己也在发病，真是同生共死感同身受在你身痛在我心的好兄弟啊。

电话又响了，他立刻跪在地上像狗一样去摸手机，手抖得要命按接通，是外卖到了。

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双眼通红的杀人犯，去开门，朝疲惫的外卖员微笑，说谢谢。太人道主义了，太体面了，真有你的，姬发！

他把食材一样一样掏出来，微笑，他把刀在水池里冲了一把，开始切姜丝，微笑，生姜像条鱼一样滑，他拼了命按住，切下去，很好，他把菜刀压下去，重复动作，对记得微笑，切到手了吗，没关系，可以补铁，一点也感觉不到痛。

他的心情突然之间非常好，甚至想在厨房里唱歌，是不是像个称职的家庭分子，小父亲或者小母亲什么，好幸福的三口之家啊。

他把菜刀放下来，按鼻梁，手上有姜的汁水，弄到眼睛里了，没关系，痛一点能让他清醒。殷郊到底在做什么，他又是在做什么，姬发难道不应该是最聪明的角色吗，怎么一下什么都不能思考了？

他特别想笑，这么多年，他对殷郊言听计从，当他的狗、他不会拒绝的仆人、他的心理医生、最好的朋友和共犯，那现在还要他当什么，在他发病的时候去代替他去成为殷郊替他赎罪吗，凭什么。

姬发问自己，凭什么，他有这么地爱他吗！

爱……？

哈，谁还在用爱这个词，你说的是爱的所指还是能指，新世纪所有人都开始在爱的市场里赌博，这是筹码也是奖池，没有爱，那最好，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富有爱，也很好，爱从来会流向不缺爱的人。最可怜的是，爱，可能有一点点，更多的是不甘心，所以其实人的感情是这样，爱一点也不重要，到最后决定你和这个人关系的绝对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腌臢恶心的私情啊价值判断啊投资回报啊，用通俗的话讲，赚了钱的投资只会想快点出手套现，只有那种赚不回来的沉没成本才叫人牵肠挂肚呢，是吗。

他想要好好算一算这笔账，回头一看，怎么自己往前二十多年的人生全都投掷在这个人身上了呢？如果要完全剔除这个人在生命里留下的痕刻，那可不是刮骨疗毒，得要是抽筋剥皮削骨割肉吧。

姬发对自己太失望，因为他太清楚殷郊在这件事上是个烂人，但他甚至能觉得他可怜，他在理解他在为他开脱。殷郊八岁的时候因为未经允许进了父亲的书房被打得差点死掉，十八岁还会被赶出家门身无分文，下跪扇巴掌是家常便饭，从小到大他没有从父亲嘴里听到过一句认可他的话，他越尽善尽美天之骄子，父亲越憎恨他。这样的人，你让他去做父亲，他立刻吓得屁滚尿流地发病了。精神病才是遗传病，比基因还白纸黑字，被父亲憎恨得想要杀掉的儿子只能去杀死自己的儿子，疯子养出疯子，全家都是杀人犯。姬发心想他竟然能怜他怜到这种程度，他觉得自己也是同样的烂人。

他突然好想念殷郊，不是刚才视频里抽大了的那个，不是跪在地上拿碎瓷片割手的那个，是十年前，有一次他跟同学起了口角，正气急败坏，一转头，就看到殷郊在边上啃一个苹果，笑嘻嘻的，校服衬衫的下摆还有一块没掖好，他也浑然不觉，青苹果的汁水顺着他的手腕淌下来，甜美的不知廉耻的十六岁。

对，其实他有点恨他，恨他就像恨自己，爱他也就像爱自己，没有办法，像他们这么骄傲的孩子，世界上不会再有另一对。

姬发，你完蛋了，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就算殷郊老了、丑了、变得面目可憎了，他脑海里时常想起的还会是这个，年轻、纯洁、不会被任何事物伤害的天赐的殷郊。

姬发松开他的嘴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的手掌还覆盖在他的喉结，一点一点用力，殷郊眼角泛红，张着嘴喘气，他的眼神还是懵的，听说人在缺氧的时候更容易快乐，怎么，刚才那个吻让他很爽是吗。

姬发冷冷地盯着他的脸，殷郊皱着眉挣扎，脸涨得通红，浴袍不知道什么时候散开来。

你硬了。姬发说。他松开手，殷郊立刻转到一边咳嗽，整个人蜷缩起来，脸上的红晕不知道是因为难受还是羞耻。

姬发从床上退下来，站着，他衣服还穿得好好的，量体裁裁的衬衫，扣子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烁着贝母光泽。殷郊缩在床角，那个角度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手原本紧攥着床单，也慢慢地松开了，现在他的理智回身，而廉耻让他彻底混乱。下面不合时宜地翘着，同时他惊恐地发现，姬发遥远的视线落在他身上，和那种潜意识里的冷笑，让他更兴奋了。晶莹的液体溢出马眼，床单上晕出深色的水渍。好丢人，他想转过去一点，用身体遮盖住。

姬发说，你弄吧，不射出来对身体不好啊，不是吗。

该死该死该死，他又听到了，姬发分明在心底冷笑，姬发在看不起他，天啊，他羞愤欲绝。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跟自己说，生理需求嘛，姬发也会打飞机啊，就在这张床上，对，他还会带别人回家做爱呢，不然怎么会有准备好的洗漱用品，他准备了多少？有多少人用过？他们就在这张床上，姬发的沐浴露是柑橘味的，他们身上那时候也是这种味道，就像他现在身上的。哈……

他握住自己的手动作越来越快。

也不是没有被看过，十几岁的时候男孩子不都爱攀比这个，围一起看片，看这群人的脸色，谁先不行了就会被集体起哄，他也参与过这种事，抱歉，男人就是这样愚蠢的生物，毕竟也没有人真的敢起他的哄，那时候姬发呢，他忽然之间感觉自己回到那个喧闹的环境里，篮球部活动室，窗外阳光正好，鸟鸣放课铃和脚步声，姬发坐在人群的最右边，他十六岁稚气的脸，没有任何表情，难道他没有性欲吗，黄片里人的呻吟和人肉的臭味浮动，他转过头，和他对视了一眼。

殷郊射在了床上，他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抽动了几下，掌心里黏糊糊的一片，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说一句什么，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床，之类的。

可不可以走开不要再看我了，他想说。

姬发说，结束了？

他感到床往下沉了沉，姬发的声音近了，那现在该我了。

殷郊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身体被打开，首先是一张纸巾将他的手擦干净，那种微妙的温柔的触感，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婴儿，姬发的手拨开他额头前的碎发，朝他笑了笑。他想说你要做什么但没有机会说出口，姬发把他的嘴堵上，他没跟男人接过吻，原本自己的位置被顶替了而他现在变成被侵略的那个，天啊姬发的吻技怎么这么野蛮，他快喘不过气了像被人喂了药一样眩晕。酥麻温热的感觉开始下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姬发含住了他的奶头，神经末梢传来难耐的痒，他又恐惧又渴望，一张嘴只能发出带哭腔的呻吟。

大腿根有一个硬的什么东西蹭着他，目前他的处境已经十分明显，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只有一个念头，姬发怎么能这么对他呢？

姬发的手指在他的后穴处按压，他的手指湿湿的凉凉的，意识到那是什么之后殷郊的脑子炸了，整个人进入一种近乎应激的麻痹，但他的身体正无限地沉下去，好像要陷到床垫里地板里地心里然后再也醒不过来，姬发的手指在他身体里开拓，那根灵活的东西十几分钟前还在电脑键盘上敲打，他都快哭了，感觉自己这辈子都不能再用电脑了。

姬发在他耳边问他，可以吗？

他一点没反应过来，只觉得胀胀的晕晕的，他现在一定眼眶是湿的。他摇头，胸口剧烈地起伏，说，不……

啪，姬发扇了他一巴掌。

他的脸别过去，怔怔地，他开始发抖，同时一阵电流般的快感从大脑反射性地传遍全身，他又硬了，他因为那被扇的一巴掌竟然又硬了。

他太恐惧了，但身体的反应又是如此诚实，爽得就好像全身皮肤都在性高潮，他的眼泪生理反应地落下来，姬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温热气流贴着他的耳廓，说，我恨死你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捅进他身体里。

首先是痛，痛得就好像整个人要从内部裂开一样，但他之前不知道原来这么痛可以让他这么爽，填得密密实实的，好像他之前就是一个空的人在世界上活着，现在他完整了。他张着嘴开始大口呼吸，眼睛也睁着但看什么都不会进脑子里去，虚焦地定在姬发的脸上。原来男人被操也可以这么爽，跟用前面射精不一样，那种持续的源源不断的性高潮在他交感神经上来回地碾，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怎样才能获得更多，更愉悦的高潮，再这样下去脑子会坏掉的。

姬发摸他的脸，他情不自禁地贴过去蹭，姬发问他，你知道你在哭吗？

殷郊摇头，其实他根本没意识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摇头是下意识的。姬发嘴角挑了一下，说，你好下贱。殷郊睁大了眼睛，对这句话的反应是无法消化不能理解。姬发手按在他的胸口，一下比一下顶得更深，殷郊求他不要这样，声音断断续续地，在哭，轻一点。姬发扬起手又是一记巴掌，殷郊哭得喘不上气似的，双手抱住了他的手，握住，紧紧贴在，放在胸前。

姬发说，你知道又射了吗，弄得到处都是，好脏。殷郊只能摇着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一些没人能听得懂的话。姬发说，你真该死，你怎么不去死。殷郊听见他的每一个字，那种活着的感觉突然之间鲜明了，就好像他其实已经死了一次，现在他是一个新的人，崭新的错觉。他大哭。

姬发在射之前拔出来，当着他的面撸了两下，射在他身上。殷郊的嗓子已经哑掉，身体也没什么力气，看到这一切都懵懵的。姬发把纸巾丢在他身上，说你自己收拾。转身去卫生间了。

殷郊看着天花板，突然之间忘记了自己是谁，他很茫然，也很洁净，躺在那儿，他还能闻到自己头发上的柑橘味，很香。

姬发回来了，他换了衣服，柔软的白t，坐在他身边，手掌摸了摸他的头发，温热。他听见他微不可闻的叹息，替他擦拭身体。

殷郊张嘴，听见自己的声音，他感觉灵魂又逐渐落回他的身体，他说，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姬发顿了一下，慢慢地、贴近他，当他们靠在一起，殷郊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终于感到失

落已久的漫长的安心。

在那种气味里，没有由来地，殷郊想起一件事情。

在国外的万圣节能看见中国的鬼吗，有一年万圣夜，朋友们打算去看夜场电影，恐怖片连播，在去之前他们先抽了点东西，那样看到画面会特别真实，殷郊毫无预料地抽多了，整个人陷入混乱，抱着马桶吐的时候真情实感地觉得自己就是一部电影。朋友们把他收拾了一下平放在沙发上，随后丢下去出门了。殷郊陷入无知觉的昏睡，没人打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睁开眼，身体不能动弹，他看到世界是白色的，雪白，那一刻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忘记关窗，夜雪在客厅里飞了整晚，他躺在雪地里，周围是无穷无尽的寂静。他的眼珠转动，逐渐开始回想一切，消化所有的白色，这时候他忽然看见一只狐狸，白狐，在他前面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向前跑。他站起来，或许是以为自己站了起来或者灵魂离开了身体站起来，他感到自己没有重量，跟着狐狸跑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他彻底在白色的世界里了，在这沉默的世间，他看到姬发。那是姬发吗，他穿着金色的铠甲，浑身血迹，长发散落在风中，跪坐在那里，等待着谁吗，一言不发，像雪地里一个失落的句号，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着他，一千年，一万年，时间从他们的对视里消失了。

殷郊突然摸到脸上的泪水，他为什么在哭呢，他好像做了很长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忘记了一切，只记得姬发的名字了。在梦里，人人都愿意为他鞍前马后，在朦胧中他有一种预感，这些人的善意都很昂贵，有人要他的头颅，有人取走了他的心脏，让他变成无心无脑的怪物，只有姬发，他可以无限制地亏欠下去、理直气壮地索取。在他的成长体验中，没有人给他过这种安全感，父亲嫉妒他的年轻，同僚仰慕他的背景，年轻和背景只是权力的支票，或许母亲能给他爱、那种神话和童话中反复强调的unconditional love，但那也只是襁褓中模糊的记忆。于是他想到姬发，可以对他展现软弱的姬发，一个信号就会出现在他身边的姬发，做任何事、也不用害怕和他对视的姬发，天啊，姬发对他太好了，就好像他是他不用清偿的债务、没有血缘的亲人，妈妈。

他感觉自己变得很小，像一个婴儿那么大，他说出了在这人世间学会的第一个词。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